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26
1 September 1975

CHINESE

大会 第七届特别会议

第二三二六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布特弗利卡先生 (阿尔及利亚)

-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团长宣布开会〔1〕
-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2〕
-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3〕
- 选举主席〔4〕
- 本届会议的组织〔5〕
- 通过议程〔6〕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7〕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5-70501/A

议程项目 1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团长宣布开会

临时主席：我宣布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开幕。

议程项目 2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临时主席：请各代表起立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各代表肃立默念一分钟。

议程项目 3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临时主席：我们进行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

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规定，每届会议开始时，应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委员会由大会根据主席提议而任命的九个成员组成。

为了加速本届特别会议工作的进行，并依照前例，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似乎宜由第二十九届常会所任命的同一成员担任，即：比利时、中国、哥斯达黎加、菲律宾、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及委内瑞拉。

如无反对，我就认为全权证书委员会照这个办法组成。

就这样决定。

临时主席：关于这点，我要请大会各成员注意秘书长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普通照会；里面说，凡未经授权代表本国政府出席大会一切会议的代表的全权证书，应按照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颁发。

议程项目 4 和 5

选举主席

本届会议的组织

临时主席：大会收到载在A/10003/Add. 1(Part I)号文件内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我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九八〇次会议决定向大会作出一项建议，建议内容载在主席刚才提到的文件——A/10003/Add. 1 (Part I)第5(a)段内：

“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总务委员会应该与第二十九届常会的总务委员会相同。”

执行经社理事会这个建议，基本上包括三点。首先，大会应请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主持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讨论。就亲眼见到布特弗利卡外交部长主持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时所表现的卓越和有效方式的我们看来，经社理事会的建议明显地会被大会欢呼认可。

经社理事会建议所包括的其他两点是：第一，在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当选的各主要委员会主席，也应该在本届特别会议中选为主席；第二，那些在第二十九届常会当选为副主席的会员国，在本届特别会议中，应该继续担任同样的职位。

在这方面，对于经社理事会的建议，我认为只有一点要补充；我国代表团请求允许在此刻发言，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这一点就是：第二十九届常会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有一些不能出席本届特别会议。因此，我国代表团冒昧地建议大会采取以往历次所采取的统一决定，即：为了确保总务委员会的代表性，凡第二十九届常会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不能出席本届特别会议的，应由他们个别的代表团另派一名成员替代。

主席：墨西哥代表团请我们注意若干建议，而最重要的，是载在A/10003/Add. 1号文件第5段内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建议；同时他提议：为了确保总务委员会的代表性，凡各主要委员会主席不能出席本届特别会议的，应由他们各自的代表团的成员替代。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可不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采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a)项建议及墨西哥代表提出的提议？如无反对，就是这么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因此按照刚才作出的决定，将由第二十九届常会的主席担任第七届特别会议的主席。

至于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我的了解是，只有第二十九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的主席，卡洛斯·奥尔蒂斯·德罗萨斯先生阁下会出席特别会议。因此我请瑞典、伊拉克、马里、蒙古、希腊、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团将代替它们去年的代表的代表姓名通知秘书处。

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副主席将同样担任特别会议的副主席的有下列各会员国：奥地利、中非共和国、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地、象牙海岸、黎巴嫩、墨西哥、尼泊尔、尼加拉瓜、菲律宾、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我只能向你们说，你们容许我再一次主持会议的工作实在使我感到自豪，我也要感谢你们对总务委员会成员所表示的这种新的信任。我们热望能不负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我要从心底深处表示感谢。

我们现在又一次召开了大会特别会议来审议国际合作和发展问题。虽然决定各国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显然非待各国人民间的经济关系实行彻底的改革无法解决，我们给予第三世界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稳定的优先考虑，却已证明了我们的组织所达成的进展。

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一九七三年九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第四次会议时提议了召开这届特别会议。

在完成对发展不足的原因的彻底研究的时候，也正是世界经济严重危机的先兆已经出现的时候作出的这项提议，表现出那些国家决心摆脱强加于它们的不公平和压迫性的关系，并真诚努力，通过对话建立真正的国际合作。

就在阿尔及尔会议之后短短的几星期的时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决定结束几世纪来的掠夺，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决定对它们国家的发展极为重要的石油资源的价格；这一惊人壮举显示出有必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新的关系。这项决定被拥护既成秩序的人认为威胁了他们的经济霸权，回想起来确显出是一项极端重要的事件，其教训和长期影响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益的。

事实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如经审慎运用，可以成为获得它们的经济自由的决定性工具，这些国家可以联合起来控制它们的资源，用来为它们的人民服务。

同时也可以清楚看出，西方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搜刮第三世界的财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的劳动得来的，它们的经济设施，虽然看起来富丽堂皇，却是建立在脆弱不稳的基础上。

当世界经济的复杂性着重指出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时候，任何人都已不再可能把他自己选择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一个集团的发展先须获得他方的合作和团结，而另一个集团寻求的经济成长却要求作能够公平照顾三分之二人类的利益的结构改革。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本质上便是建立在这种政治真理上，因此是国际经济谈判的最好的参考系统。虽然罗马粮食会议、布加勒斯特人口会议和利马工业化会议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令人失望，但是它们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着重指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遵循的正确途径和应当采用的适当方法。同样的，达喀尔原料会议、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高峰会议、和利马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都很清楚地是加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在原料、能源和发展问题方面的对话的努力。也就是这种改革的需要，在世界舆论一级引起了辩论、新闻评论和出版物，以及引起了各大学、工会组织和年轻人组织学术讨论会和座谈会。

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一个同等重要的结果是，在援助受经济危机最严重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决定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的确，为此目的通过的特别计划的执行情况绝不能使人满意，当时表示的意向也没有在实践中体现出来，或者是因为拖延——这是必须消除的，或者是因为不愿意——这是必须克服的。

在石油生产国组织的成员国这方面却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努力。例如，单说在一九七四年一年，它们就把它国民生产总值的差不多百分之二点五转移给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当于发达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捐助的五倍。

尽管有着保留和限制——无论如何，这是一定会慢慢模糊下去的——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仍然是标志着整个国际社会理解到发展问题的真实性质和范围的一个场合。大会本届会议必须按照这种意义来进行工作。

第七届特别会议把历史性的责任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想建立怎样的世界？ 我们为后代建造一个怎样的将来？ 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明确的答案。 我们对于我们面临的难题必须作出选择。

可供选择的第一个办法是共同创立真正合作的条件，目的是重整世界经济的结构，为世界生产和贸易定出新的宗旨和目标，以首先满足所有人类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 要达成这些目标，特别是对于最贫穷的国家来说，需要有更好的公正态度、更大的团结精神，同时需要尽快终止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扫除现存国际关系制度妨碍第三世界发展努力的障碍。

可供选择的另一个办法是，被它们的自私心束缚着的工业国家，虽然越来越虚弱，但仍继续维护它们的特权，使它们取得不会延续太久的绝对秩序，妄想阻止改变——然而改变对它们之中若干国家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长期来说，也是对其余的国家保持繁荣的工作有利的。 在这方面，经过长期的失望和被剥削的经验教训的发展中国家已懂得团结的好处。 它们别无选择，只有被迫进行对抗，以维护它们的重大利益；维护它们的人民的幸福和发展的神圣权利。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它已经作出了选择。 事实上，第三世界在不结盟国家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庄严重申了这个选择。 第三世界对第六届特别大会的成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三世界虽然把“自力更生”的原则和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作为发展战略的基础，但它不遗余力地争取真正的合作，充满了对话精神和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合作这种哲学并不只是起源于道义上的考虑，它表示了多少世纪以来忍受着政治控制和经济落后，并且仍然受着资本主义垄断剥削的人民，最后要在一个有利的经济环境中促进他们本身的经济发展的合法愿望。

现在，工业国家必须作出它们的选择，明确地表示实际地参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意志。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确定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体制和目标。这些文件宣布了经过全面、民主辩论得出的原则，指出将来遵循的道路，它们差不多得到国际社会一致的支持。它们的基本启示是对话精神，而要进行对话，必须取得所有会员国诚恳的支持。当然，不管人家怎么说，第三世界本身并无任何企图把解决办法强加给任何人。这样做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主义或本组织的宗旨的。

我们希望看到各会员国，特别是工业国家，在这里以主权国家的名义表示愿意承担义务，作出承诺，以执行我们可能共同通过的决定。

与此同时，没有人会相信互相冲突的势力和自私心会不可思议地消失，这些势力和自私心是建立在过量消耗和浪费的基础上的物质至上的文明所造成的。

因此，这项事业将会是长期的，艰巨的。一个行星上的人类的生存已经受到限制，同时被漫无目的、随处漂荡的行动所威胁，这难道不是利害有关的事情吗？

因此，本届会议必须为重整世界经济结构这个长过程做开路工作，首先采取实际措施来解决一系列首要的问题，其次订立后来谈判的体制和目标。其中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彻底改革世界贸易制度。如果要全面符合发展的要求，这个改革必须首先非互惠地赠与发展中国家设施，并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无限制地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第二，增加它们的外贸收益；第三，维护它们的资源，使它不会受到货币动乱和工业国家往外转嫁通货膨胀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长久以来已为此目的提出了具体和详细的提案，它们会在本届会议中再次提出那些提案。

我只想提及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正在运行的制度本身就是目前的动乱的根源，因为它导致了不合理、不平等的管理和资源分配。因此，最弱者——即发展中国家——不能控制它们的生产

和投入的规划，也不能在它们的外贸收益方面预期正常和稳定的增长。因此，为了产生与第三世界的真实投入一致的，同时长期来说有助于稳定工业国家的经济的有效合作，必须永远放弃过去的温情主义和强调道德的态度，这种态度已使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的国际战略走向失败——可以预见的失败。

第三世界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新战略是建立在一个合作方式上的，它使所有国家期望在自己的资源基础上建立它们自己的经济，并使国际贸易成为世界各国公平分配全球收益的有利工具。

因此，它不只是提供进入市场的机会和改正价格形成的方式，以减小发展中国家输出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而是改变国际贸易上的所有活动方式。这种办法预先假定了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际一级上的一致行动和某种程度的规划取代了所谓供求律，这种规律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基于买方和卖方的实力而强加于人的一种关系而已。这是初级产品价格增加时制成品价格就会不成比例地上涨的原故；也是初级产品价格跌落，制成品价格充其量仍然停留在原来水平上的原故。因此，结果是初级产品价格的波动非常不规则，而制成品价格则非常规律地不断上升。

事实上，唯一可以造成最公平的形势的办法不可避免地必将涉及收益的重新分配。否则，受到实力最大、最有弹性的一方所支配的市场规律将在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一种不能改变的程序下，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继续恶化。

因此，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善它们集体交涉的力量，认为必须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并且必须团结一起，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防卫性的态度同寻求对话并不相抵触。相反地，它的确是平等地位的伙伴之间真正对话的先决条件。

生产国——输出国协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适当体制，把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经验汇集起来，旨在增加它们的集体能力，抵抗由买方支配的原料市场的力量。在已告改革并且已经改组的贸易制度中，它们将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固定价格，调整世界的供求。

在寻求原料问题的公正解决方面，贸发会议秘书处拟出的综合方案草案是一项新颖的

提议，值得密切注意。这一方案的基础是建立单一或多种产品的一系列国际缓冲储备，并且把发展中国家输出的货物价格按它们从发达国家输入的货物价格定价。

必须认识的是，综合方案中规定的有利可图的水平上广泛地重新评定原料价格是一项公正的行动，是把发展中国家所需财源引导给它们的最可靠、最简单的方式，同时用适当的指标机构去保护它们，使它们不受工业发达国家输出的通货膨胀以及工业产品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趋势的影响。

与此同时，大家必须从事货币改革——其迫切的需要必须再次加以强调——以期依照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中所设想的各种适当而且详尽的措施，保证各国可用民主方式去管理国际流动资金，使这种资源合理的一部分用于发展目的，并且筹措初级商品综合方案所规定的缓冲储备所需的资金。

不用说，国外贸易的基本改革、货币制度的改组以及经由国际货币制度转移资源的目标和方式的修正是同一政策的三个领域。而且，只有全球办法才能造成有利于发展的国外气氛以及在世界经济一级的稳定，那种稳定使各国能够追求它们的长期目标，不受国外动乱引起的变迁和冲击的影响。

目前，发展中国家简直不能从自己资源中提供它们所需的三分之二的外来资金供应数额。

一般而言，资金的输入，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和发展金融组织的援助，都还不能弥补这个亏绌。而且，外来资金援助主要经由私人直接投资、供应者的信贷、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利息高昂的贷款以及往往根据费用很高、限制很大的技术和商业条件而给予的双边官方援助所提供的。

由于这些为商业理由以及有时为政治理由所左右的限制，结果国际金融合作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反而引起了资源流回工业发达国家的现象。

因此，必须采取迫切措施，改善目前形势，并为世界和区域金融机构选定新的目标。这些机构首先必须动员在发达国家以及有永久盈余的其他国家中的广大金融资源，

然后采行有关赠款、贷款、技术援助的适当政策，最后并简化它们的程序，以达到它们作为开发银行的宗旨。它们尤其必须大量增加在有利条件下贷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国家的贷款比例，并且用多边利息平准基金的资源弥补目前利率和优惠利率之间的差距。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累积的债务负担——大半是它们所处不平等关系的结果——必须在国际机构经常重申的主张的基础上，成为再次认真谈判的主题。

这些金融资源放在一起，将使发展不足国家能够制定一个真正的发展程序，使工业化成为一个决定因素。这一程序也将提供获得技术的方式，可由旨在导致重新部署全世界工业活动的国际行动而获实现。

影响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的粮食危机和在地平线上可隐约看到的使人惊恐的前景是对和平与人类生存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因此，国际社会应知道就有关地球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分配的规则重新进行根本考虑，因为这种毁损人类生活素质并危害大多数人最基本需要的经济秩序正威胁着要破坏地球资源，使其成为不毛之地。

粮食的取得与生存权利是牢不可破地联在一起的。限制这个权利的任何压力和用饥荒威胁作为敲诈的任何企图都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事实上，真正必须动员各种努力的一个方面是生产和分配粮食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的生物需要。

这样的目标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只要各发达国家终于决定致力于这个目标把任何政治考虑撇开不谈，并利用它们的技术能力和它们的资源，包括裁军可能节省的资源在内。这个目标需要执行一项包括中期和长期措施的连贯方案。

在中期方面，目标是发达国家利用一切可用的生产方法，增加可供出口的剩余粮食。这项措施的先决条件是改革现行贸易方式和调整主要粮食价格使贫穷国家有购买力。并且必须就一系列的主要消费品项目建立世界性和区域性的贮存，并为它们筹供国际资金。同样地必须增加双边和多边的紧急援助，以便消除地方性的饥荒和弥补自然灾害酿成的不足。

为了解决长期的问题，今后必须制定一个发展发展中国家农业潜力的方案。这个方案可能用现有的专门机构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供的财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作基础。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要尽快开始运用。拟议中方案的执行需要在优惠的条件下分配肥料。

这种外来援助与国内努力结合起来，且每一次审慎地配合特定的地方情况，将对生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和自给自足条件的确立，作出宝贵的贡献。

人类有另一个到现在为止仍然几乎毫未开发的富源——海洋的财富。世界经济的这个具有广阔前景的部门，必须为了所有各国人民的利益以合理的、民主的方

式加以管理，不论是鱼的问题或矿物资源问题抑或科学研究的问题。关于这方面，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设立有专属管辖权并具有直接经营勘探和开采权力的国际海底管理局，足以成为平衡的国际合作的构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于是能够汇集它们的知识和经验，来发展和公平地分配海洋资源。海洋因而成为把各国人民结合在一起并保证他们之间有效地合作的因素。

在这方面，必须对内陆国家和发展中的岛屿国家给予特别注意。

一般来说，必须对进展最差的国家给予特别注意，并且必须采取特别的措施，保证它们有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同样的发展机会。一切预期的措施，特别是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所载的措施必须立即付诸实施。

改组国际合作的努力成功与否大部分要靠联合国系统的经济结构的成效而定。这些结构的拟订是在三十年前，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和目前所有的根本不同。当然，这些结构曾经非常有用并且完成了原定任务的大部分，那就是对联合行动提供一个全世界的构架。但是，为了对国际社会提供研究和谈判的有效构架，这些结构现在必须适应新的需要。本届会议中将有一份由知名专家委员会编制的报告提请各国代表审议。

不管你们对这个改革计划正在考虑还要采取什么行动，正如杰出的专家们在他们的报告中所强调的，无论怎样大胆的结构改革都不能在关于本组织的问题上取代各国的政治意志。

为了取得协同的国际行动，法国总统在去年四月采取主动，召开了一个关于目前经济危机的会议。由于在应讨论什么问题及应订出什么目标的问题上出现根本的分歧意见，会议未曾取得期望的成就。事实上，工业化国家显得只关心如何保护它们的短期利益及坚持过时的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则提议对问题采取一致的全球性办法，以期建立一个新型的关系来解决世界经济危机。

尽管意见分歧，我们深信巴黎的筹备会议并不是全无结果的，因为它的确引导我们找出了真正的问题。令人鼓舞的是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的态度已有一些可以察觉的演变，它们现在已正式承认必须对能源、原料和发展问题给予同等的注意。一旦工业化国家同意对国际大家庭成员所关心的一切问题热烈寻求解决办法，并真正希望取得结果，就很可能在建设性的基础上恢复对话，而且成功的机会很大。这个会议能否成功也要视会议的代表性而定。现在似乎正出现一种共同意见，要扩大会员资格，这是成功的进一步保证。我们不久就要决定，旨在帮助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本届会议同仍然是国际协调努力最适当场所的联合国之间，应有什么样的联系。显然，对这样一个大规模事业所带来的困难闭眼不看是无济于事的。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适当的提案所引起的保留和反对意见是深刻的利益冲突的表现，只要工业化国家继续保护它们的短期利益，不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并由此保护它们的长远利益，那么冲突还会继续下去。

对某些发展中国家认为极重要的问题表示的不同意见，以及我们所熟悉的，不过是作为一种手段，来逃避明确义务的那些策略把戏，往往只显示某些人别具用心或心怀鬼胎，企图尽可能维持或重新建立已被解放斗争摧毁的统治地位，而现在第三世界人民正打算把斗争带入经济解放的领域中去。不过显然地，敌对只能使每一个人都受损害。

最近的政治事件再度表明了这一点，显示出武力的无用和物质力量的局限性。因此，共同的利益要求我们找出由于各国人民的相互依存性而需要的有效解决办法，在今天，这种相互依存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团结形式。因此，只有用一个团结的世界的眼光才能使我们达成大家接受的妥协办法，终于使世界经济免于混乱。

在寻求这个基于新关系的新均衡时，首先应由较幸运的国家作出必要让步，承认那些受到历史的有时是自然的恶劣遭遇的国家的合理愿望。

为了使富国的真正利益与人类全体对和平、自由和福利的愿望相符，要求富国抛弃它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一贯的作风，难道是过份的理想主义吗？

总之，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究竟会不会用他自己的力量来结束自己，因此成为他自我毁灭的工具，或者会不会即时醒悟过来，用他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来建设一个新的文明。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现在希望对大会讲话。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主席先生，我真诚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主席这个崇高的职位。我深信大会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将会有效地处理议程上的重大问题。你刚才发表的重要声明，毫无疑问是对本届会议工作的有价值的贡献。

今天，大会召开特别会议，来研究世界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状况并扩大其范围。在这个意义范围内，还要求本大会在联合国系统内和在国际舞台上给予发展目标适当的地位。因此，本届会议象征着为实现宪章目标使我们的世界成为所有人的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世界的长久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认真地参加发展的过程。只是看一下本组织这三十年的历史就能对已发生的重大变化，取得的进展，仍待进行的艰巨和愈来愈迫切的工作，以及联合国作为各方意见的熔炉和进步的催化剂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清楚的印象。

实际上，意识到及承认国际经济制度需要改革，并不是一件新的事。人们曾一再要求这样做。联合国的历史上已有无数次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的成果同最终的目标比较令人失望，但是回顾起来，这些成果似乎已为我们当前的努力建立了较巩固的基础。

指定一九六〇年代为第一个发展十年、一九六四年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通过、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是我们必须在本届会议继续前进的重要踏脚石。对这些大事加以分析就显示出国际共同责任和互相依赖的概念的逐步演进，从一种相当抽象的想法变成今日普遍承认的实际必要。

哲学的基础因而奠定了。改变的态度正引进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在更公平和更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世界经济情况，把目的变成现实。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是对国际政治家的才能和眼光的最大挑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少数人拥有财富，而大多数过着贫苦和毫无希望生活的社会，是不能保持稳

的。 我们当前世界社会的情形更是如此。 我们在态度上如不果断转变，以政治意愿的具体表示来反映对改变的接受，应付这种挑战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必须做的是调和各国间的利益的冲突。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非做不可。 可是，我们本着好意与互相尊重将能把我们面临的危机转变成为长期的和平、融洽及互利的大好机会。

虽然现在一般都同意有实行改革的需要，虽然对关于更公平地分享资源和利益的许多广泛目标，大家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但我们不应忽视未来工作的复杂性。

因此，我们在处理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工作时，必须冷静而理智，但也必须重新感觉时机的紧急。正如经社理事会主席阿洪德大使在理事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闭幕词中所说：“我们既不应希望也不应设法取得了不起的成果……但是我们有理由希望达成原则和政策上的协议，并明白表示愿意进行具体的谈判，以求达到协议的目标。”

使我感到鼓励的是：有许多不同的论坛都已经讨论、或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当然是反映局势的严重性，但是我认为，这也是表示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主张，时机已经成熟。

在政府一级上，刚在利马开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达喀尔原料会议、今年五月的英联邦首长会议和他们所指派的专家小组随后提的临时报告、今年年初的经合发组织部长会议、为签订《洛美公约》而进行的谈判、以及各国政府内部进的密切讨论，所有这些，都是整个事情趋势的一部分，必能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

提议在巴黎举行的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的会议，也应该是属于这个例子，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在本届特别会议随后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可是，我们必需确定该会议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联合国是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最适当论坛。

在非政府一级上所作的若干有价值的努力也开辟了新的境界，对我们的工作大有帮助。可是，这个世界组织的作用是没有别人可以替代的。联合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性质是普及的，它的责任范围是包罗万象的，它对国际问题的关心又是持久不变的。

在联合国系统内外所计划进行的各种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的工作中，我要指出

联合国应该执行的三种职务。

第一，联合国应通过大会，提出在联合国系统内外所将进行的谈判过程的蓝图、范围和准则。

第二，这些谈判所获的成果应该向大会提出，以便这种协议能够得到这一个普
及性组织唯一能够提供的确认。

最后，对于国际社会所达成的协议，特别宜于由联合国采取监督和贯彻的办法，使其持续下去。

经社理事会能够对于本届大会所将审议的问题达成一致的协议，这是令人鼓舞的。可是，更重要的是：过去几个月来经社理事会和本届大会筹备委员会所加紧进行的协商，即使未能戏剧性地突破难关，但还是透露出所有各方面都有真正意愿寻求彼此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大会正在审议的六项实体问题的确都是国际社会遭遇短期危机和长期问题的那些领域，如果我们要达到我们一致寻求的发展目标和稳定，就必须找到这些领域的解决办法。

在国际贸易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它们的外汇收益过度地依赖一、两种商品的出口。最近若干商品价格的下跌，已清楚地表明这些国家是如何容易受到这种波动的影响。何况，在这个十年的头五年中，国际发展战略中关于初级商品贸易自由化的建议的执行情况，并没有获得什么进展。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作出重大努力来克服这些基本的障碍。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三方面：世界贸易恢复到上升的水平，使所有国家都能得到好处；工业化的国家应该放宽它们的进口政策，使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益，使它们有资金输入必要的进口品，来支持它们的发展工作。

这个问题，从一九四七年哈瓦那会议以来，一直在联合国审议之中，现在更加迫切，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作出具体的结论。贸发会议就一些与商品有关的问题进

行的讨论和会谈，一定会有价值可以促成这个目标。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很需要看它们在不断扩大的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而定。

自从世界货币情况数度发生混乱之后，国际货币基金内部曾经进行会谈，以求改革现有制度。这些讨论虽然略有进展，但是很显然的，目前这种情况不容继续存在，因为这种情况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都有损害。关于这一点，修订决策的程序实为当务之急，我希望目前在这方面所作的各种努力，可以不再迟延地促成必要的改革。

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资源方面，成绩依然令人失望。在这十年的头五年中，虽然转移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但是发达国家官方提供的发展援助，还不及国际发展战略所定目标的一半。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石油生产国家却成了国际、区域和双边经济发展和合作方案的主要捐献国。

很清楚的，要想加速发展的步伐，就必须使资源更迅速流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必须使流向受影响最严重而且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大大增加，才能够使它们脱离目前所处的重大困境，并在这十年中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

各国政府已经在联合国内设立了许多机构，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渠道。我请各会员国尽量利用这种机构。如果利用得当，并在必要时加以调整和合理化，它们在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的进展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

关于这点，我曾对全球的庞大军事支出一再表示关心，因为这种支出现在每年差不多已经达到三千亿美元。鉴于发展方面需要庞大的资金，但许多急需的资源却充作军事支出，实在是令人遗憾。因此，裁军方面的问题也应该从这一方面来透视。

大家普遍承认，工业化是加速发展的一种重要方法。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很低，它们在世界制成品生产总额中所占比例很小，也是必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障碍。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迅速增长，失业问题严重，因此必

须作出一切努力，确保工业方面能够充分负起责任，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

工发组织第二届大会曾经密切地讨论了工业化问题。大会的这一届特别会议提供另一个机会来对抗各种障碍，并指出行动的方向。

同这个问题密切有关的当然是科学和技术问题。这一方面，虽然多少有些成就，但是还需要继续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掌握它们所需的适当技术。重要的是：改善取得适当技术的条件，并修改技术转让方面的商业惯例，以求更密切配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农业部门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的收入来源。这是粮食供应和工业原料的来源，也是外汇收益的主要来源，因此，加速农业增长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世界粮食的情况虽然略有改善的迹象，但是供求之间的平衡情况仍不稳定。

因此，采取有效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粮食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以满足这个领域的即时需要和较长期的目标。该会议从去年十一月以来，虽然已经开了头，但还须作出更多的进展。在这届的特别会议上，那些协议应该化为具体的义务。

除了处理这些实体问题外，大会还受托处理有关改组联合国经济社会方面制度的问题。尽管过去三十年来，有过主席提到的重大改变，但明显的是：如果联合国要在应付世界面临的新的挑战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它就必须在制度的若干方面，加以改组。我十分了解这事的复杂性和困难，但我深信：你们的周详讨论将使我们更加接近这个目标。

这次大会有一个最艰难和最复杂的任务，但它也得到了一个我们不能错过的历史性的机会。从意向声明到通过一致行动作出持续努力以谋找出实际和具体的解决办法的时候，已经来临。在这项努力中，我祝你无往不利。

主席：秘书长刚才作了一篇精采的发言，我要热烈地谢谢他。

议程项目 6

通过议程 (A/10190)

主席：为了加速工作，大会愿意在全体大会上通过本届会议的议程，而不发交总务委员会讨论。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大会就这样决定。

决定如议

主席：现在我要问大会有没有人反对通过 A/10190 号文件所载的议程。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议程已经通过了。

议程通过

议程项目 7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主席：关于题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议程项目 7，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第 1980(LIX) 号决议内决定：审议的主要问题如下：

国际贸易，国际货币改革和转移真实资源充任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科学和技术，工业化，粮食和农业，及改组联合国系统内的经济和社会部门。

我可否认为：大会注意到有关议程项目 7 的那个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此外，理事会建议大会特别会议应在优先的基础上对所有那些问题通过具体和积极的决定，

“……以期对于进一步在联合国内以及在其他国际会议中协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能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理事会又建议大会应

“……着手进行改革联合国系统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并设置一个政府间委员会来处理这类问题”。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大会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这些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关于议程项目 7 的分配，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A/10003/Add.I(Part I) 号文件第 5 段中建议：

“(b) 大会应该成立一个第七届特别会议的特设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报告员一人，并规定主席在会议期间内为总务委员会成员，享有包括表决权的一切权利，但这在任何形式上不构成先例；

“(c) 第七届特别会议临时议程上题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项目7应该发交特设委员会审议和提出报告，但关于这个项目的一般性辩论则应在全体会议上进行；

“(d) 应由特设委员会斟酌需要，成立工作小组；

“(e) 虽有大会议事规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阿拉伯文亦应为特设委员会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之一。”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大会核准了所有这些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认为大会愿意核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一般性辩论和会议安排的各项建议，和愿意注意到 A/10003/Add. 1 (Part I) 号文件的整个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下午十二时四十分散会